

道教基本知识

李养正 著

中国道教协会编印

《道教知识丛书》之五

道教基本知识

李养正著

中国道教协会编印

前 言

道教的几点特征

我国现有五大宗教，即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。作为宗教，它们有共性，亦即有着共同的本质与社会作用；但在教理教义方面，它们之间却有所差异，亦即各有其特殊的内容与表现形式，各具其特征。弄不清它们的特征，往往会造成笼统不分，在认识上不是胡须眉毛一把抓，就是张冠李戴。即使信仰，也是盲目膜拜；即使批判，也是隔靴抓痒。

由于从事道教学研究，笔者阅读过一些道教经书，也曾请教于一些道教学者，在略知一点道教教义及道功道术、科仪规戒之后，渐渐觉得道教有几点鲜明的特征。把握了这些特征，有助于比较全面地认清道教，也有助于辨别它与其它宗教以及民间迷信的区别。

道教有哪些特征呢？

我们先从表面形式上谈起。人们偶在大街上见到穿古汉装的人，俨然如未卸戏装的京剧演员，觉得很新鲜，往往好奇地打听：“你是哪个民族？”其实这是位道士，他穿的是道袍，戴的是古冠巾，着的是云履。他是以从事道教活动为

职业的人。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称为宫、观、道院、庙，如山西永乐宫、北京白云观、句容茅山道院、河南中岳庙等等。一座宫观便是一个以宗教为组带的宗教组织实体，道士大都居住在宫观院庙之内。道教分两大派，全真派为出家道士，蓄发、须，头顶挽髻，素食，重清修；正一派为在家道士，一般均不蓄发，重符箓，主要从事斋醮仪式活动，也叫作道场，有唱诵，有舞蹈，有乐器伴奏，腔调声韵各与其地方剧相近似。这两派道士，都以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为最高天神。

道教在形式上的特征很明显，在教理教义方面的特征也同样明显。

一、它是在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。包含有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教意识与民族文化。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，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，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。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，道士是古巫祝、方士之遗绪。古代巫祝的占卜、祈祷，方士的候神、求仙等等，靡不为道教所承袭；道教所崇奉的天神、地祇、仙人，莫不由历代相沿流传而来。从道教教理教义上看，我国古代社会的天人合一、天人感应以及谶纬之学等宗教色彩较浓的思想，也都是道教神学理论的思想源泉。道教所宣扬的规戒科禁，亦即宗教道德，也不外乎封建社会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。道教的仪法，也基本是本于儒家的礼法仪式。因此，说它具有民族宗教意识与文化的特质。

二、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，一部卷帙浩繁的《道藏》，分三洞四辅十二类，共5485卷。南朝梁刘勰《灭惑论》、

说道教是“上标老子，次述神仙，下袭张陵”。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二五说：“道家之术，杂而多端”。究竟什么是道教的核心内容？是老庄哲学思想？是神仙信仰？抑或是符箓禁咒呢？我以为老庄哲学不过是道教对老庄的崇奉和神化；符箓禁咒不过是一种方术，道教也有道派是不崇尚符箓诸术的；只有神仙信仰才是其核心内容，去掉神仙信仰，也就不成其为道教了。或者有人会说，道教之所以叫“道教”，正是因为信仰老子的“道”、才叫道教。其实，这是成了道教专用词以后的事。按“道教”一词，在南北朝以前只是一个为诸子百家所共用的概念，那时诸子百家无不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称之为“道”，以其“道”教化众人，便称之为“道教”。使用“道教”一词最早的是儒家，把尧舜禹汤文武的先王之道和孔子的五经之道谓之“道教”；其次便是墨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。佛教传入中国，“菩提”汉译为“道”，菩提之道，从而也称“道教”。东汉末出现的五斗米道，也同诸子百家一样自称“道教”，即“以善道教化”之意。以后由于道教尊崇老子，逐渐完成对老子的神化，别家也就不再自称“道教”，以示区别，而“道教”一词也就成了五斗米道的专称。或谓，从张道陵造作符箓以后才有道教，其实道教这种信仰与教团组织，早在汉成帝时就有了，甘忠可造作了《包元太平经》，崇奉天神赤精子；尔后汉顺帝时的于吉、宫崇已编纂了《太平青领书》，已经有复文符图了。那时也只是行世的一种道术。符箓禁咒，到以后也只是道术之一。惟有神仙信仰，惟有认为就在这个世界上有仙境、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、人们可以追求而登仙，这才是它最核心的内容，是它的特征。

三、道教理想的境地与追求。任何宗教都有它理想的境

地与追求，比如极乐世界、天堂等，而道教所主张和追求理想境界是两重的。第一是在世俗的、现实的世界，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，即一个极大公平、和平的世界，人人都安居乐业，竟其天年，世界上没有水旱灾害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疫病。这实际是封建社会农民所理想的有灵光圈的王国。这种理想，在道教的第一部经典《太平经》中讲得很清楚。东汉末太平道的信徒们，并曾为此而斗争。道教宣扬的另一种理想境地叫“仙境”，得道成仙便可以外生死、极虚静、超脱自在、不为物累，在仙境过仙人的生活。道教的“仙境”并不完全指渺茫的天国，如道教所宣称的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，便都是我国一些十分秀丽的境地。所谓成仙，也并不是说人死后灵魂入“仙境”，而是说人的形体可以长生不死，你可以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当活神仙，也可以到“仙境”去超脱自在。由于这种追求的不易得，后来才有所谓“尸解”、“蝉蜕”的解说。正因为道教理想实现一个公平、和平的境地，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向邪魔妖鬼等恶势力作斗争；正因为想形体长生不死而成仙，故而也在一定程度鼓励向自然作斗争，争取延年益寿，甚至长生久视。我以为这也是道教的一个特征。

四、道教的乐生、重生和贵术。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，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，无可留恋，因而把幸福的想望寄托于虚幻的天国，幻想死后灵魂得救。但道教却与这些大相径庭，认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乐事，死亡才是痛苦的，因而它的教义是乐生、重生，鼓励人们少则争取竟其天年，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。早期道教的重要秘典《老子想尔注》，就把《老子五千文》中的“天大、地大、王大”，改为

“天大、地大、生大”，认为“生”比“王”重要。《道藏》的首经《元始无量度人经》也是强调“仙道贵生”。正因为它乐生、重生，因而便寻求能够使人长寿的方法，这就是所谓道功道术。从理论上讲，道教强调形神相溷，生道合一，认为欲长生便必须安神固形，性命双修，于是乃有所谓性功与命功，性功修心，命功炼形。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，如外丹、内丹、服气、胎息、吐纳、服饵、辟谷、存思、导引、行蹻、动功等等。道无术不行，道寓于术，道教重术、贵术，把古代社会所流行的养生之术，皆吸取进来，加以宗教的解释与发挥。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所撰《中国科技史》第二册《道家与道教·绪言》中说：“我记得曾在成都听冯友兰博士说过，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太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。”这大概就是从道教重术、贵术这一点所得出的结论。我认为是有些道理的。

五、我命在我，不在于天。宗教一般都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，皆由天定，所谓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”。但道教却并不这样断言，相反认为寿命并不是由天决定，而是决定于自己，魏晋时出现的重要经典《西升经》就说：“我命在我，不在于天。”强调个人不懈地修炼，不抱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。这一点，颇具有向自然作斗争的精神。突出表现在它倡导的导引、服饵及内外丹炼养。这种思想在道教的发展中逐渐淡漠，为宿命论所掩盖，而在道教古籍中这是颇具特色的。

六、万物有灵，乃至人体的各种器官俱有神灵。道教是多神教，最高的神仙是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，以下有三十六天帝，还有大明、夜明之神，北斗之神，五星五行之神，太一、文昌、列星诸神，风雨雷电诸神，五岳、五

镇、四渎、四海诸神，还有五祀八蜡、城隍土地、先农先蚕等等。宇宙遍有神灵，就连人体的各种器官，也都有神灵住守，如：“发神苍华字太元、脑神经根字泥丸、眼神明上字英玄、鼻神玉垄字灵坚、耳神空闲字幽田”……等。神不仅主宰宇宙一切，甚而人体的小小器官也被神所控制。神权的约制，束人之紧迫，可谓至极了。

道教经书中所反映的教义方面的特征，可能还有一些，笔者不过略述其要点，以示道教之特色。同时也正是从上述认识为基点，来介绍中国道教。是否恰当，请明识者正之。

一、道教的渊源

道教是在我国早期封建时代形成的宗教。其信仰内容，具有我国古宗教意识的特点。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说它形成于东汉顺帝(公元126—144年)时，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但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宣扬神仙方术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所谓“形解销化，依于鬼神之事”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、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，则这种以神仙信仰为特征的宗教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

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，道教与佛教并称为两大宗教。道教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；同时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理教义体系，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

道教内容比较丰富，从其主体内容来探索起源，则道教大致不外是在三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融合演化而来：一为鬼神崇拜；二为神仙信仰与方术；三为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。

(一)、鬼神崇拜

远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，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，初步建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；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，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；梦兆信仰也已发展到求神意以定吉凶的占卜巫术。这在当时是社会普遍的信仰，人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或后果，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；而天神的意志与情绪，是依世人对他崇敬的程度以及行为的善恶而作出报应。帝王为了取悦于鬼神（这里鬼指祖先，神指上帝，而殷人的上帝即其祖先），祈求鬼神以其无限的权威来维护他在地上的统治，相应地兴起祭祀以宣扬神威和献谏于神。《小戴礼表记》篇说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。”这时也就有了管理宗教仪式、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祝。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，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，所谓巫能以歌舞降神，祝能以言辞悦神。巫的专职就是托言能把神的意旨通过龟壳或蓍草卜筮传达给人；祝的专职就是奉行祈祷仪式，托言能把人的愿望上诉于鬼神。因此巫祝都是祭祀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。帝王往往要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神的意旨，以制服被统治者，巫祝就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职司。后世道教宫观中司香火者叫庙祝，便是古代留下来的名称。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，鬼神崇拜更为系统。周人所崇拜的鬼神，已形成了天神、人鬼、地祇三个系统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上说：

大宗伯之职，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祇之礼。

属于天神的有上帝及日、月、星、斗、宿、风、云、雷、雨诸神；属于地祇的有社稷、山川、五岳、四渎之神；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。这些也便是后来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的来源。后世道教做法事，如建醮坛，设斋供，即古人祭祀的礼仪；唱赞词、诵宝诰，即含有言辞悦神之意；上表章、读疏文，也便是申诉和祈祷之用。因此，可知汉代兴起的道教具有古代巫祝遗风，所供奉的神也大多渊源于古人的信仰。

(二)、神仙信仰与方士方术

神仙之说，流传甚早，战国时期，不仅漱正阳、含朝霞、保神明、入精气等吐纳延寿之术为世人所习慕，彭祖之长寿、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向往，且载营魄而登霞，掩浮云而上升的幻想登仙之说，也已为世人所乐道和探求。

先秦古籍不少载有关于仙人、仙境、仙药等传说的文字。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

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

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，三患莫至，身常无殃。

《庄子·在宥》述广成子对黄帝言：“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尝衰。”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夫至人至矣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”庄子出发于出世思想，在《逍遥游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天道》、《列御寇》、《刻意》

意》、《天下》、《应帝王》、《达生》、《田子方》等篇章中，均有对仙人、仙境描述。

《列子》更引伸庄子对“仙人”、“真人”、“至人”之赞美，更诗饰仙境之美妙与神秘。《列子·汤问》说：渤海之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，名曰“归墟”，其中有五座山，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州，五曰蓬莱。仙人居于“归墟”的五个大山上。

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，其顶平处九千里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。其上台观皆金玉，禽兽皆纯缟，珠玕之树皆丛生，华实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老不死。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，一日一夕，飞相往来不可数焉。又说，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名“终北”之国，无风而霜露，不生鸟兽虫鱼草木；国中有名“壶领”之山，顶有口名滋穴，有泉水涌出名神溪，香过兰椒，味过醪醴，分四股流遍全国；人们“不兢不争”、“不骄不忌”、“不媒不聘”、“不耕不稼”、“不织不衣”、“不死不病”，整天相携歌唱，饥倦则饮神溪，经旬才醒。

《列子·黄帝》更用幻梦勾画了一个“华胥氏之国”。说那里“国无帅长”、“民无嗜欲”、人们“无夭殇”、“无爱憎”、“无利害”、“无畏忌”、“乘空如履实、寝虚若处床”、“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蹶其步”。又说，在“海河州”中有“列姑射山”，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“吸风饮露，不食五谷”，“不假不爱，仙圣为之臣。不畏不怒，愿慤为之使。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。不聚不斂，而已无愆。阴阳常调，日日常明，四时常若，风雨常均，字育常时，年谷常丰。而土无札伤，人无夭恶，物无疵厉，鬼无灵响”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中说，

天上有一个“化人之宫”，“构以金银，络以珠玉”，“耳目之所观听，鼻口所纳尝，皆非人间之有”。

“仙境”皆被描画得美妙而神秘，所谓“仙人”亦皆被描绘成外生死、极虚静、不为物累、超脱自在的能飞行的神人。

有关神仙说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材料，则是司马迁撰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的一段记述：

自威、宣、燕昭，使人入海，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传在渤海中，去人不远，患且至，则船风引而去。盖尝有至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其物禽兽尽白，而黄金银为宫阙。未至，望之如云，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临之，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。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，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。船交海中，皆以风为解，曰未能至，望见之焉。

又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云，李少君言于武帝：

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，食巨枣，大如瓜。安期生仙者，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

神仙之说，大致先出于西北山岳与东南滨海地带。究其原因，其社会因素是：在社会日趋繁荣的历史条件下，人们向深山海洋开始了探险与开拓的事业，因为山岳与海洋中确有景物宜人的好地方，人们或因避难，或因为风浪所飘泊而偶至妙境，人们的眼界阔了，以后这种信息便辗转相传，遂引起世人之仰慕，欲开拓新的领域、遁离灾难的人，便开始探险，于是神仙之说便产生了；再者、神仙之说的产生还有其自然因素，山岳和海洋中的确常出现一些使当时人感到惊

异、迷惑、神秘的自然现象，如云雾幻景、深渊奇洞、海市蜃楼等，人们把幻奇之境，当作天地之间的另一个世界，于是神话也便油然而生。

伴随神仙之说的产生，巫覡便利用之更为渲染神怪，有的并利用当时萌芽的科技，加以宗教渲染，以为求仙方术，游售于世。这样的人就叫方士，或方术之士。我国古代传说的方士有钱铿(彭祖)、容成、西王母、素女等。史籍记载最早的方士则为周灵王(公元571—545年)时的苋弘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

是时苋弘以方事周灵王，诸侯莫朝周，周力少，苋弘乃明鬼神事，设射狸首，狸首者，诸侯之不来者。依物怪欲以致诸侯。诸侯不从，而晋人执杀苋弘，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苋弘。

所谓“设射狸首”，即汉代魘胜巫术，足见方士苋弘乃巫覡之遗绪。

战国时的方士及巫覡，专事服食与祭祀，他们只有方术而没有理论，与诸子百家相比较，显然黯淡失色。战国末期出了个方士叫驺衍，他将阴阳五行说相胜相克的原理与社会朝代之兴衰更替相结合，更推而论社会事物之变化。驺衍因此而得显于诸侯，从而也启发了其他方士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说：

自齐威、宣之时，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，及秦帝而齐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、正伯侨、充尚、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，为方仙道，形解销化，依于鬼神之事。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，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事不能通，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，不可胜数也。

由于秦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，因而方术之士十分活跃。得到秦始皇宠信的第一个方士便是徐市(福)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

齐人徐市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州，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，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求仙人。

徐市入海求神药，数年不得，费多，恐受谴，对始皇说：“蓬莱药可得，然常为大鲛鱼所苦，故不得至”。继徐市而得宠信的有燕人卢生和韩终、侯公、石生等。他们为秦始皇求仙人羡门、高誓及不死之药，均归渺茫。卢生入海还，托以鬼神事，奏录图书，说：“亡秦者胡也”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。卢生还说秦始皇：

方中，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，恶鬼辟，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，则害于神。真人者，入水不濡，人火不热，凌云气，与天地久长。今上治天下，未能恬淡。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，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。

秦代法酷，方不验辄死。因求仙药不得，方士卢生等偷偷跑了。秦始皇大怒，他说：

……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，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今闻韩众去不报，徐市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药，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妖言以乱黔首。

秦始皇迁怒于诸生，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他的长子扶苏向他解释诸生与方士不同，秦始皇更怒将扶苏远谪边地，北监蒙恬于上郡。

秦始皇之后，最宠信方士的便是汉武帝刘彻。第一个得他宠信的是方士李少君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记载，李少君以祠灶、谷道、却老方见汉武帝，帝尊之。李少君说：

祠灶则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神仙者可见，见之以封禅则不死，黄帝是也。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，食臣枣，大如瓜。安期生仙者，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

汉武帝于是“亲祠灶，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，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”。后李少君病死，汉武帝不说他死了而说“化去”，又使黄锤、史宽舒受其方，“求蓬莱安期生之属，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。”其后又有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。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，谓能以方术夜致武帝已亡之王夫人及灶鬼之貌，得拜文成将军，获赏赐甚多；后因以帛书饭牛，云牛腹有奇，武帝查觉后诛杀文成将军。又有胶东宫人栾大，谎言尝往来海中，曾见仙人安期、羡门之属，黄金可成，不死之药可得，仙人可致；武帝宠信栾大，拜为五利将军，栾大常羽衣，夜祠致以下神。栾大佩六印，贵振天下，“而海上燕齐之间，莫不搢挽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仙矣。”（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）后来栾大以方术不验被诛。又有齐人公孙卿，为武帝至东莱山候神。这时武帝令入海求神山的方士达数千人，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计。公孙卿还说“仙人好楼居”，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，甘泉作益延寿观，使公孙卿设具而候神人。一概终无所验，武帝始“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”。

总之，方仙道所信奉的神仙，也就是以后道教的最基本

的信仰与特征，方士们所行之术，如人主微行方、祠灶、谷道、却老方、求仙术、候神、望气、导引、祠泰一、夜祀下神方、斗旗方、按摩方、芝菌方、重道延命方，烧炼等等，也都是后来道教所信行的道术。道教源出神仙家，方仙道为道教前身，这是历史事实。

由于方仙道方术不验，受到社会的攻击，信仰和专务神仙说与方术的人，便不得不改弦更张。这就使神仙家有所分化，同源而异流，一派是仿效谄衍的方仙道，另一派是继起的、依附于黄老之学的黄老道。

(三)、两汉之黄老道

西汉初期，文帝景帝两代(公元前179—前141)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说：

……乃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。

西汉初，曹参相齐，“其治要用黄老术，其相齐九年，齐国安集，大称贤相”，“参为汉相国，清静极言合道，然百姓离秦之酷后，参与休息无为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（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）曹参，陈平，窦太后等多喜黄老，因而黄老之学，蔚然而兴。不过那时的所谓黄老之术，乃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。神仙家与黄老学说在性质上本不相同，黄老学说尚未与神仙家发生关系，这是在概念上必须弄清楚的。

汉武帝刘彻继位后，他是既崇尚儒术，又崇信神仙。这时儒家出现宗教化趋向，谶纬学说也随之兴起。神仙家在当时情况下，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籍，便需要建立新的神学